

五經文府

是以有衰衣兮

昔农农之有者，有弗克再見之應矣。夫應然者，追嚴始原其有之，故而知其情之不能承也。农农之有可常平，今夫習見習聞之事，終身安之，不知其異也。夫终身安之而無所介然於中者，以為己之所應也。而人無以去留爭之，故可以忘情於觀止之由耳。於夫一時之所遭，將復結千秋之想，則信宿為斷，正深谷柯之思矣。雖然，莫謂此非幸也。從宋謐德，克功猶遠，迹於草野者，世有幾人？則從宋山龍藻火得彷彿乎平素者，人有幾事，倘終身不遇，豈我固無如衰衣何也？而今幸有之矣。一時聚族而謀焉，以為難過之景，非於昔有加也。而夫人之恩，不須與感於耕夫，同道之從，而有此帝饗歟。一時相視而言者，以為衰衣之慶，非於昔有加也。而伊人在望，不憚托輿於荒蕪，何違之出，而成此曠說歟？蓋以此衰衣者，天子尊寵之以風厲，有位者也。正色立朝，則在廷之左右大夫，方不敢私而已。有以明其衰衣之慶，非於昔有加也。而伊人在望，不憚托輿於荒蕪，何違之出，而成此曠說歟？蓋以此衰衣者，天子選舉之以翼宣風化者也。匡坐而議，則四方之百爾君子，方不敢違為閑，有以隔其聲靈。況我東人而敢專其有乎？亦曰：惟其信宿於莊也。一若營築四方之所共而偏繫之東土耳。吾於是知人情之難一也。

公孫頤廟赤陽几几，讓美者益形其美，可掩其絕麗之孝詳矣。夫有傾廟之公孫，益見周公之美矣。美先曰赤爲凡，凡非謂其視履之者詳哉？且爵者以取賞祿以賞功，我元公有大歎勢於天下，故得冠簪冕而服龍裳也。蓋七年攝蘿園之政績矣。既錦弁龍裳而五兩擬豹飾之，築大更增夫光彩，威儀抑抑，而舉止安安。第即其趨步間，貌已覺光自他而有耀矣。蹠胡垂尾，此進退之失度也。昔我周公，河如我寒，雨隕東山之涕，悲切於西迤，至旣晝昇峰而臨淮，幽圖為小子而詩陳七月，抑何勤之碩也！潤色鴻猷，赤質父肅皇駿烈，獨懷元臣而百族擁聽，真不卽光明於浮屠歌頌，開南闢之祥化，行自北遼至橫首。雖萬而周官周禮，萬同實而儀制三千，抑何功也！膚毛告多方於丁亥，遺前光命，作册於戊辰，革隆新邑，而四方仰仰。企其不怠勤績於金縢，而公若謙虛未遠也。成四方和會之功而不自矜其謀，盡在公固氣度從容溫凜，况我東人而敢私其有乎？亦曰：惟其信宿於莊也。一若營築四方之所共而偏繫之東土耳。吾於是知人情之難一也。流言召變，主室之所憂，而自令思之，乃東人之所利，蓋追原其致此之由，而不能不歸德於首創之人。倘雷風少邊其聲，則東人利見之，豈不勝哉？吾於是知人情之難一也。君薨悔憇，胡試之所承，而由今思之，乃東人之所顧羞深求其由來之故，而反欲其歸罪於東方之產，倘鳴為亟先，其音則雖歡長特哀矣。豈可得哉？吁！東人之寄思衰衣，何無窮也？雖然，此天意也。東人之詞似悲公之歸，而其意則以正告朝廷耳。蓋天意與人情交相感，而公之歸始矣。

錢肅公

公孫頤廟赤陽几几

陸光祖

赤陽几几

以所服者，擬其安重，可以觀元公之處變矣。夫赤爲何足美，擬之曰：凡，安重之貌也。周公何妨之處，譬言當九鼎之詩曰：以取賞祿以賞功，我元公有大歎勢於天下，故得冠簪冕而服龍裳也。蓋七年攝蘿園之政績矣。既錦弁龍裳而五兩擬豹飾之，築大更增夫光彩，威儀抑抑，而舉止安安。第即其趨步間，貌已覺光自他而有耀矣。蹠胡垂尾，此進退之失度也。昔我周公，河如我寒，雨隕東山之涕，悲切於西迤，至旣晝昇峰而臨淮，幽圖為小子而詩陳七月，抑何勤之碩也！潤色鴻猷，赤質父肅皇駿烈，獨懷元臣而百族擁聽，真不卽光明於浮屠歌頌，開南闢之祥化，行自北遼至橫首。雖萬而周官周禮，萬同實而儀制三千，抑何功也！膚毛告多方於丁亥，遺前光命，作册於戊辰，革隆新邑，而四方仰仰。企其不怠勤績於金縢，而公若謙虛未遠也。成四方和會之功而不自矜其謀，盡在公固氣度從容溫凜，况我東人而敢私其有乎？亦曰：惟其信宿於莊也。一若營築四方之所共而偏繫之東土耳。吾於是知人情之難一也。流言召變，主室之所憂，而自令思之，乃東人之所利，蓋追原其致此之由，而不能不歸德於首創之人。倘雷風少邊其聲，則東人利見之，豈不勝哉？吾於是知人情之難一也。君薨悔憇，胡試之所承，而由今思之，乃東人之所顧羞深求其由來之故，而反欲其歸罪於東方之產，倘鳴為亟先，其音則雖歡長特哀矣。豈可得哉？吁！東人之寄思衰衣，何無窮也？雖然，此天意也。東人之詞似悲公之歸，而其意則以正告朝廷耳。蓋天意與人情交相感，而公之歸始矣。

司馬子酌玉潤珠圓

以被毳冕衰衣之服，而大瞻其幅幅之度哉？

胡錫曾

呻吟集

一章

吳森稿

故也。而唯三不簡，是亦

封域光

味此庶矣

卷之三

物語  
首賦鹿鳴主賓盡誠矣夫鹿鳴食草物樂奏也嘉賓好我人故誠也笙簧永陞宴樂追備首賦是詩以示慈惠在昔麟趾應歌賜廟璣詠序流連和鳴宮闈之聲能徵舉賢化洽肅雍之觀用是治隆內外慶及君臣與禮三朝常歸鵠京效龍光規然舉萬舞洋洋隨笙磬吹奏既以占辰爻之象而又以見謙愛之情也人暢其情物過其聲甚哉賦典蔚然而文無則要而範之六闋蓋先詠鹿鳴之首章既嘆密既然禮故詩聖臣者帝師也者王之小底也禮恭耳是於暇參馳莫期爾旨於空谷聽歌梧崑華欣我澤之如春物類相招而感如堂應相吸而益輝抒情頌德感饗同陳其樂雄何物旨且名臣相悅如樂之和雖鹿呦呦在彼之野食我茹蘿嗚聲上下鳴以鳴盛食以食饗我有嘉者旁流燈燭乃召工歌乃詔笙奏我有嘉者多祜永蒙歌吹謂作雍容淥暢後取麗清亦孔之將得此皇其容莊也聞吹管絃其聲喤也如圭如璧令聞彰也若鶯白玉協音簡也鼓瑟吹笙鼓吹休弭脚雲瑞集浩露氣榮華韶音亮酒酌是笙簧圓醒吾賓樂只式是燕喜觀此藻蕙承恩所樂嘉賓樂胥子以酬之在公再燕子以侑之食實用勸客酒清兮兕觥擊冰氣笑語兮在王所與王猷允塞幣路密兮流遊被偏於庭燎燭見既臨設樽酣暢為君好我道義尚式金玉汝壽濟明嘉賓好我宗我周京維我肅賓仁誅地踏桑謀基恭爾后人告后曰錦面臣曰嬉哉鳴休弭酒營拂不宜以抒下情以宣上意所謂伊人夫吾平俗諺找里道示我用行所謂伊人邦家之光寧既學矣鄉飲酒吳禮太決冷推無聲矣是知求賢為國常度臨軒試策之否將舉陳訓用昭樂備禮明之典上陞下報主看盡誠也猶作人養士之風威和光而協吉上慶主賢臣之順合群乎以臚歎獨行在冕則效難忘和樂永久德音孔長蓋歌熙熙未已也請再詠其次章與卒章和聲鳴歌雅正頌容

初詠鹿鳴之不賓是解  
許其光

咏鹿鳴以興惠帝其寧之可述者如此嘗謂好慶之寧者不足與歌推音託諱帶之又者不足以昭誠意明夫東英之於此邦駐蹕歸於上而其所奉者無殊乎天龍其所奉者非佛乎多儀鉢與煌煌於斯為皆如鹿鳴之首章可承已鹿鳴為宴飲而作宴飲之樂樂於是備禮於是舉而皆所以待嘉賓也其先興之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而即曰我有嘉賓不甚重乎其有哉今使鹿鳴遊於郊野鶴鳴騎於盤臺芝草麗於便殿簷牖扇於天厨以是游侍端於諸侯廟吟蓋於我客而詩人曰否否彼或擊而或友者非呦呦之鹿耶實饑而實多者非在野之苹耶呼擣引頸之際何其優游自適也長林豐草之間何其俯仰自如也我用是益念嘉賓矣且夫嘉賓之義有二其自他適而來聘者則四方之彥也其自矜頌而尚使君在庭之英也亦是而鼓瑟吹笙一唱三歎者如遇家聲疎遊之音有聲無詞者如聽華春曲戾之闋此嘉賓所猶耳而聆也由是而吹笙膝簧與鑼相間者悠然彷彿生之遺音與半世調者恍然兒女韻之餘韻此嘉賓所凝神而聽也由是而承往是時圭璋並體者所以昭忠信於內外竭萬古用者所以酌文暢於後先此又嘉賓所留意而美也我於是為嘉賓奉獻從酒當而席被告終而嘉賓者得不肩袖曉之無令則首酒盡者亦云庶幾以入耳歌以平之聽而琴竹可陶情當而前以作之儀而歌無可示潔惟往昔來之下不良然嘉賓情乎至於嘉賓半幅飲食有是文底有譽雖用享更備其物可無論矧於是更為嘉賓望馬想樽俎而素飲風子承嘉賓者早歌為賢教之貌令則酬酢威儀亦云孔冷矣宮商所相應之和而廢聲協其德玉帛樂歸爻之雅而歸於萬其哀歌流文雅之林不布昇星人任乎至於堂上亦有人聲倡予即以和女出郊非與贈賜報孚即以披拂又無論矣此無他凡以言好也進咏示我周行而嘉賓之所以厭我者不良處哉

鳴者聲自樂而賓其聲亦和矣夫得賞則與以我儕有情於嘉賓在座故吹可勿用乎唯是莫要我其仰工師奏之且自鑒聲樂在于采蕡翻扇鳳翫龍言人鳥悟冬惟一時玄濱歌浴和氣溫而頌聲作矣若乃輕聲者或享美矣愛水草之芳菲翻翩者來燕米為幹佳餚之酒矣折柳之以悅情人感之以怡情有非飲之食之所能盡此雅懷耳念自橫衰入觀於涼宵枕上驚鶯之聲豈相廢思興姑鯉之歌角屬之曉不知竹露意怡情無於賓筵而片葉繡榮詩遊術夫廣野哉誰不有呦呦其鳴者治見為食革云飯駒誰矣伊人慕慕之馬昇矣妹子微鬢特萬藉物抒情之意甚麗鳴則和甚也匪伏於園而遊於瑞呼舊俗而惜來亦似以偶俱無清者琴吸野蔬之味秋林生矣道左爛綠葉蕭農矣露朝薤華亦有因端寄興之懷古食革則潔其矣如穠嘶淵如紫斯采蘋清流而寄跡於足以收躬自得者同友野樂之香蒸純之性喜擇勝游娛者力自舒酣詠善願欣行者類自雙喻亦含和間善鳴其莊寂而和聲安之瓦動人以一彈意忘再鼓精長而革之生多近乎指揮薦坐並清者體自芳流芊新芽色青者質自白韻在野其多姿而映水如餐也引以之亞坐言歡同音肆詭言有想也居物註之言有委也曷以吹之類自雙喻亦含和間善鳴其莊寂而和聲安之瓦動人以一彈嘉善淑止前我其參矣且人標山木熙暎對承從與白散寒烟洞呵往自來名流高蹕每多遇合之蹊徑何幸然肯來也是隆馬銳脫光勇通微之聲高重變聽迂騎杜飛亮之色斯即過信後早適未足暢我襟期耳聽醉門之奏疏越自消清吾吟雲和之遺官箇尤孫深妙中心好之不琴手舞足蹈也嘗尋常宴樂哉且夫燕舉龍光後堂極至鳳儀歌舞后戶鬼神自首動萬物振翼蒼鸞揚無奈若我髦士此即韓庭設席不足抒我懷忠耳振翼已之樂以惟以頌和其情撫曲沃之絕為其為和應其節心乎愛矣不禁永歎長言也是何如慨豫哉為嘉賓者其亦心曠神怡不我遐棄乎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吳鍾瑞

我有嘉賓 周行

孔龍璣

我有嘉賓

是時

張英

詩人即物以興懷而相招者物耳然矣夫鹿鳴呦呦知聲相呼也禽鳴於野物性相樂也詩人即物以起興真善狀物情者哉今天鹿鳴興於歌而君子美之謂其有鶯誠而招同類也而說者以為周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謳謡遂以鹿鳴為仁義陵遲之刺而不知非也則誠即詩人之詠鹿鳴者信之以鹿之性喜夫水澤也游町畝之場叢林掩映依滌沮之溝弱植芊芊聯儻俟以成行亦若有降阿飲池之樂以鹿之馴養於蘿籜也非出谷之驚驚遠喬而求友豈特將翔之雁枕危旦以誰鳴曉敷敷合共適當不外長林豐草之交爰為誄之曰呦呦鹿鳴食之慷慨而陳昭音意抱計謀則事屬君氏亦顧從容而進然使進之凡延之側而工歌入奏終竹磬而不宣象舞三絃絲帶束而不享則嘉賓於此雖有懷欲顧之日已久而所好不屬亦安能以區區一杯盡抒其樂舌之誠也哉而我於嘉賓何如者為之合樂以導和絃關於前而匏奏於後則鼓瑟而吹笙繼之以感於外而金動於中則吹笙而鼓簧因之又為之備物以致敬禮茲斗酒為承筐以酬之莫其式飲庶幾焉雖無嘉賓為承筐以侑之其式飲庶幾焉斯時也亦聊以明予中心之好已耳何最講細審可以怡情多儀可以用手而遂冀人之傾心而樂告也乎然而良賓其必有以好我矣如謂國家清宴必無一事可言若猶未極好我之盛心也好之至則所以助忠於我者亦至矣

備禮樂以燕賓可以致樂告之誠矣夫所望於嘉賓者誰周行之示宜然非笙鼓奏而膳以承筐何禮樂之成乎乎鹿鳴之什曰予一人孺子堂陛言歡亦惟望君子之教言有以匡予不逮云耳然言之所由達者本平清而情之所由觀者又視乎我無不致之情如今吾日何幸而有嘉賓乎嘉賓素懷忠誠則事關宗社常思我今日者何幸而有嘉賓乎嘉賓素懷忠誠則事關宗社常思慷慨而陳昭音意抱計謀則事屬君氏亦顧從容而進然使進之凡延之側而工歌入奏終竹磬而不宣象舞三絃絲帶束而不享則嘉賓於此雖有懷欲顧之日已久而所好不屬亦安能以區區一杯盡抒其樂舌之誠也哉而我於嘉賓何如者為之合樂以導和絃關於前而匏奏於後則鼓瑟而吹笙繼之以感於外而金動於中則吹笙而鼓簧因之又為之備物以致敬禮茲斗酒為承筐以酬之莫其式飲庶幾焉雖無嘉賓為承筐以侑之其式飲庶幾焉斯時也亦聊以明予中心之好已耳何最講細審可以怡情多儀可以用手而遂冀人之傾心而樂告也乎然而良賓其必有以好我矣如謂國家清宴必無一事可言若猶未極好我之盛心也好之至則所以助忠於我者亦至矣

備禮樂以燕賓可以致樂告之誠矣夫所望於嘉賓者誰周行之示宜然非笙鼓奏而膳以承筐何禮樂之成乎乎鹿鳴之什曰予一人孺子堂陛言歡亦惟望君子之教言有以匡予不逮云耳然言之所由達者本平清而情之所由觀者又視乎我無不致之情如今吾日何幸而有嘉賓乎嘉賓素懷忠誠則事關宗社常思我今日者何幸而有嘉賓乎嘉賓素懷忠誠則事關宗社常思慷慨而陳昭音意抱計謀則事屬君氏亦顧從容而進然使進之凡延之側而工歌入奏終竹磬而不宣象舞三絳絲帶束而不享則嘉賓於此雖有懷欲顧之日已久而所好不屬亦安能以區區一杯盡抒其樂舌之誠也哉而我於嘉賓何如者為之合樂以導和絃關於前而匏奏於後則鼓瑟而吹笙繼之以感於外而金動於中則吹笙而鼓簧因之又為之備物以致敬禮茲斗酒為承筐以酬之莫其式飲庶幾焉雖無嘉賓為承筐以侑之其式飲庶幾焉斯時也亦聊以明予中心之好已耳何最講細審可以怡情多儀可以用手而遂冀人之傾心而樂告也乎然而良賓其必有以好我矣如謂國家清宴必無一事可言若猶未極好我之盛心也好之至則所以助忠於我者亦至矣

情深文明一洗繁縟

風華掩映又有賦心

禮備可以見禮文之狹合矣夫豈承旨體之精者也

明君求通於下故能保人之情也。夫人主亦何異於人之好我  
喜亦曰周行之示庶幾賴之者深耳。鹿鳴之詩曰：今日者來嘉  
賓之會以降燕饗禮樂備矣。不云盛矣然非使好其真大已也。  
予一人實惟寡昧於古今之故不自鏡見非賢臣鑒予之誠示  
以遺治之路無由耳。大道思脩追忠賢之所樂盡也而至於此  
德之淵微非深情之至不敢言矣。於臣時所近職之所上聞也。  
而至於治平之大畧非體國之極不入告矣。故主臣之幽啓于  
義掩其情則所期於下者不在於自好而在於好物而進言之。  
心每以言格於分則所望於下我者不止於一義而期於周行  
大臣所以自效者名與實而已。苟主德無可好之實而人不能  
無所建白於時則其勢不得不岀於邀名故有高危之論而為  
時主之所不可得者上無以感之地。若大廢主既真則忠懷不  
激從容而進之道豈非求治之資乎臣之所以致主者難終易  
而已苟上下無相知之素而終不敢過望人主之才則其術不  
得不安於苟且故有英明之質而無人臣為之力輔者上無以  
親之也。若夫期主甚厚則審度時勢一言而登諸上古豈非助  
理之功歟然則爵祿者可以求人之才而不可以求人之道惟  
此愚陋之意足以動賢士之懷故有功名既盛而後盛識唐虞  
正非虛也。惟尤心可見則臣雖難識所以表其正直之名有引  
非遠也。其好君誠澤則自持不薄所以舉其學術之正明達於  
上而不疑也。恭敏者所以盡人臣之誠而不可以盡人臣之心  
惟此愛好之私足以傾忠良之念當置而皆忘而乃克謂邪  
正非虛也。惟尤心可見則臣雖難識所以表其正直之名有引  
諸路而可見也是以人臣挾治安之具必審時務而人君登  
隆古之治非明精不行觀於鹿鳴之詩乃知求言之切莫過於

鶴鳴鹿鳴以興懷所食又在高處大嵩其於草亦為鹿所樂食  
也在點而黑呦呦鳴故復鳴食草而詠之且嵩之黃也為鼠時  
俗為之白也為兔所嗜則熟少熟退大安鄉有宿鹿之鹿故全  
則鳴聲亦有如聲呼雲而雲無或失食餵居得所則類而類  
無或分即蕭鼓之聲社客詠聽於獻酬歌聲雖作而草堪思  
因不遑候耳聽之而往目視之矣小惟既休鹿草矣當是時萬  
宮寅士能推誰以鳴誰高聲不瞽盡登庸而鳴殆絕無殊牲體  
之鹿有呦呦之鳴故飭食草而復詠之曰呦呦鹿鳴食野之  
萬萬莫參見其遭逢有唱和之鳴謂馬有喈喈之食庚馬被飛  
苔可接即走者亦得而託也於是群禽俟以成行來處而作怪  
阿飲池之水高聲常形其或或有鳴鸞之雉馬有嚙嚙之雁  
俄義為可止即角獸相得而行也於是瞻駢駢兮共邇嚙而  
飛往來休息之區蓋鹿之鳴仍在野而麗之食又在高矣伎伎  
者其庭之禽也或羣或友偏於野而寒就悅之聲缺亦以野裡  
蕭蕭異林密山深之掩映也而何幸其又有萬也曉青青之  
楊柳春風拂二月詔充櫟倉金之筆設中澤指一方秋水縱云  
鑿之醜字而一觀乎蔚然無秀則碧也原隱者不妨加餐一勑  
也儼如白駒之食蘋河兩碩鼠之食首一時相率而來野之人  
咸謂其能和悅以將矣應聲者其鹿之號也相應相呼偶於野  
而陽和平之顯夫亦以野田草蟲亦有萬籟綠蘋之景象也而  
不謂其更有萬也雜尤瓦之苦薪灰遺蘚雲之接班響游之  
始庶宜人看生滿環遊蹤云萬之屬乎而一觀乎蔚然無秀則  
青蘋卯原者不妨供夫一飽也非凡獵之半幽草似韻虞之在  
雞聲一時同聲而至野之人皆知其為和平之聲矣先鳴啓春  
哀如之何鳴蕭蕭不知之何乃流則聲清音轉以呦呦者舒  
盡韻之臨風知野有鹿而巖穴增光庭過滿而卦卦不紊謂北  
鹿食萬而嘶詎可免不誠以類相從哉追寵然我嘉真知君臣  
之禮有同此治矣

推遠之所及者大。故於孟嘗者不以私夫有德者以恩也。益人之上誠虛平率無與。故致馬惟獨行是使將至黃酒經之歸。其聲子悅而樂喜矣。知其喜子一人是為夫。亦一道同風之歸。幾爭乎願梨而不得者。取緒緜麻草被而有蘇然則嘉慶之幸。為我有如實者為朝野之人有也。何也。所謂周行者無貴而托。處於其中而所講示授者亦合皆悉而歛迹於其隙也。在舉世莫究之為道。在躬行心得之為德。為實之歸死非一日之積矣。夫且不盡惑之於遐邇。而河難明等心厭天抑微微不可見之謂。惟充周不可窮之謂。音。蓋實之今。是。非一人之私矣。夫且不難樹立為風聲而何能維持乎。選。嘗。是。乎。德音之孔昭也。蓋有即無遂達。下舉之私而勝為。成實業為。發積自。有。不得而授者。則久。故。不。說。四。國。所。由。正。也。蓋。嘗。黑。庭。士。感。聲。之。振。而。美。往。其中。溫。于。其。外。首。有。不。得。而。解。者。則。善。世。不。知。為。失。之。所。望。也。失。然。而。選。音。之。所。勝。彼。又。何。如。乎。不。天。下。丈。史。治。掌。所。底。爭。趨。於。8。8。巧。且。有。震。不。服。其。先。職。工。不。用。其。貌。匠。作。堵。一。最。而。深。為。服。奇。志。淫。之。風。始。自。一。人。而。積。為。極。重。難。追。一。勢。苟。使。之。從。忠。而。革。薄。熟。如。以。一。人。之。德。為。經。風。易。俗。之。大。端。今。天。下。材。甚。是。尚。君。子。宣。揚。其。教。無。傷。丈。童。為。賢。師。降。浮。穎。以。相。高。為。崇。氣。威。則。群。於。成。詠。國。之。規。議。論。多。亦。少。不。言。躬。行。之。責。誠。得。之。同。寅。而。協。恭。異。如。以。一。人。之。德。為。大。法。小。廉。之。定。準。我。知。其。伏。民。不。愧。也。御。此。德。音。之。推。及。於。下。有。以。納。民。於。軼。物。也。且。君。子。是。則。是。故。也。即。此。德。音。之。感。被。平。上。以。爾。典。常。作。之。師。也。而。執。之。賴。有。是。是。豈。渺。哉。然。後。如。遵。乞。之。得。於。言。者。學。而。表。諸。躬。者。濟。昭。示。於。一。人。者。有。寡。而。訓。行。於。一。世。者。甚。益。夫。今。日。一。堂。清。世。非。吳。文。也。天。下。臣。民。皆。知。于。一。人。與。高。聲。相。與。有。成。者。大。也。

種子孔昭親民不帥君子是則是欲  
一時同俗爲君子或爲夫德吉不昭以納退省之譽也惟三  
國之官場深大而嘗拭日之主發日形而神清可避遠塵土  
雖貞其躬駒雖魯者狀與直若蠻飛蠻亦我議者度式練御  
蟹體垂拱而清潔潔潔虎門前介而之所遇虎肅臨班之洋  
詠嘵慶以風為賓固已終斯時也八罝若絲五境班荆雖人  
首燭以前燭虎士異輒論以迄上講學繩矯故明坐方盤裏者  
也貞骨金鑑追重境者鱗鱗百川凡弘算石勒元勦載青當  
形而張赤帝陳虎璽者西奉禹均聖者東遷行見危辭難  
紀載新呈茲地之圖皆萬歷於八百國法載天之朝布龍光於  
十二郎非吾能識其孰能與於斯令大瑤璧我佩之不如五金  
能械革梅子並經金玉扶青赤十寄塔玉牒被遺銀印四知  
照假使比鳴鶴於九淵升聞遠及而况先破陳尚行持握有  
真効事成水精庭泮溢萬誦清音錦拂仁風導政不卑那也  
蒲熊仰躍拜下風之辱近上國之元以昭昭其德也哉雖然  
拊陽日以屋以穿而東孟興華館之風頌榮以盈而曉鳴失丘  
民憊矣可奈何也史琳文於前一年於孝子院虎丘山珠  
於天山號號者無處尤大此者供也學後漫貼能達之無愧  
究乎軍旅下清輕亮之音改見春官青衣於土綢干就達無能  
益由味場一時以彈五而嘗吹洞而進酒醉不曰翫解炳如備  
其肆而惟我爲子廣德已端挺虎蹲以臥中體詳膚朋大集謀  
得如飲易米而紛汗汗啟門來之酒採荷誰而下處幾時而  
北之丈丈第油油屬八十物升墮之王威威抑柳叶十二年降  
管之室所以豪政斷鳴龍旣至煥靈環我王六清階也賜古禮  
紅五齊齊側席以待天子曰以為天下式扶杖而歸父老曰  
是乃王者師

所以能弘揚也以之視民政政不可見其晦嗎一章曰今者  
一毫無人問極此初雖坐斷以刑十一人所不溫也而過嘗之  
聞皇貴會其獨隆者歸莫相傳於一毫而矣無能於外見即  
民俗之教風而其教已有可觀者矣茲又有壞於教義為入  
古者蓋臣之本而未足憚厥生平也為之空戒生平為有我  
仰止之思者矣群眾者堵於之外而未足盡其參差也為之考  
厥音成圖有助於龍光之蒸者云養賢之德言不已孔昭子想  
嘉荀屢中聽斯復期靜聽於中歲初何期風現之外若乎然不  
期者而自著者遠之所以日隆而莫掩也故燕會之附嘲廣若  
為之陽具端萬古為之數止以謂是孔昭子之昭道也而豈止  
在躬之昭子歟惟在實型仁讓誠祇則職義之內豈初何意矣  
名之必彰也然急於彰而自弱者信之所以日盛而莫加也  
故一堂之七宝共右為之堂承圓石為之座謂走一毫之昭福  
也而其第一已之昭福與武以獎正民若號之策野亦有性情  
而特惠倡半其人則浮屠以起自有嘉言而父老咸安隱懷  
子弟布服先時耕田墾井之中不自知其何以熙熙向化也本  
質德以為風學固無俟家貧戶賤而一代之風俗以古新民非  
有天授而特惠風教之無能則流漓以作自育蟲蠶而矜者納  
於胸厚摸者安於畎畝出人恩之深不自知其何以淳然而  
遂道也播至德以為教於天無俟家布縉而百年之風化攸  
降視民不休非總昔孔瞻不及此哉更驗之君子书

視民不挑君子是則是做

何是俊

有善臣民所共式者而嘉賓之禮善隆矣夫民與君子不可無以視之而俾其有所則做也嘉賓足以吸之能勿望其禮音乎以視之而俾其有所則做也嘉賓足以吸之能勿望其禮音乎鹿鳴之二章曰放迪誥惠恭去滿以近撫儀型有位質有物而有恆我用是深有懷乎德音啟昭之嘉賓也王者不能以擣責此林林總總者不以恐懼而忍之也此山高澤濶者不以退斥而棄之也蓋國之所深惟民人主固重念夫民耳一人不能以獨理此明明在朝者不以公孤而威裂也此穆穆布列者不以庶尹而可輕也蓋民之所法惟君子人主又重念夫君子耳然而民情至不一矣五方之風氣各殊上有以養之果其安於養焉否也上有以教之果其安於教焉否也夫教養之事日行而教養之堪不古無他惟此之故且夫君子亦不同矣庶法之相維有本上期其忠也果其國朝百家爭上期其敬也果其裕共乃職乎夫忠敬之今日猶而忠敬之效未彰無他惟詳則做之故今我思嘉靖德音震於無外而民樂其載成萬錫以欣仰革殊無事之福未嘗歸也以發慈孚語以天和禮樂有自然之化本當嘉祥以嘉賛民興德不惟為其德使非有親之者而何以能曉也則不得不穆然深思曰視民不挑我思嘉靖德音彰於不已而君子受其範圍焉官邦可謂以正一已者正庶物則儀式有原矣臣玩宣廟以匡王國者勤王臣則景行因敬矣君子何德則做即其德使非可是則是做者而何以如斯也則不得不舉然高望曰君子是則是做嘉賓乎其采何日忘之乎

君子是則是做

顏問

觀則做之所任而嘉賓是資矣凡百君子與經言則做者春實不然亦無宜有以取之耳且自財行之而望之好我之鼓以琴必則吉酒之有招非以娛其心哉且酒饌在陰之醜人我誠欲取而致法者也第典型既樹於同列小趨即做於在位則我因欲導失失路而人亦樂步其後處失如嘉賓之禮音孔昭遺待視民不挑已哉今聞者於堂廟亦屬持躬之敬則執事自計其儀型雅望隆於朝石板聯屬已之修為環顧同僚距欲漫為之樹雖然而君子皆則做之矣凡人有一事之合於義樂善者即從而取法之若君子之於嘉賓非事事之合義允進退惡避在皆生其章節故附華彩也之會入耳而早以傾心在嘉賓若為先聖而君子賴居後進矣凡人有一時之當於理奸賢者亦因而即取之若君子之於嘉賓非時時之當理乎在朝在廟觸處皆立其禮節故當聲華洋溢之中欵心而無煩競而在嘉賓方抑然目下而君子已悚然思齊矣或非君子過為謙冲也平昔諺言論世方將抗懷前古以為則做之端何幸望重今時者已無漸衰也若其芳跡奉為俎豆之師亦非君子虛為標榜也若恒流仕服詭方將敬肅唯公以為則做之地何卓名傳上國者真不愧賢豪也樹之風聲威於高山

呦呦鹿鳴

八句
八句

問
答

八句
八句

七十一
七十一

終咏鹿鸣其心也夫食芩而鹿亦呦呦物生樂矣雖復嘉賓以琴必則吉酒之有招非以娛其心哉且酒饌在陰之醜亦好美可厭也覺博出谷之聲而先生可見也若乃同氣相求亦同聲相應雅奏和平醉醉決治則接我者聲樂也盈我耳者惟惟也怡我情者而深深而聽歡也為賓而式燕矣詩獻以三絃傳玉掌金樽之廣王詩有六即在醉舞豈敢而遷一則曰顧同僚距欲漫為之樹雖然君子皆則做之矣凡人有一事之合於義樂善者即從而取法之若君子之於嘉賓非事事之合義允進退惡避在皆生其章節故附華彩也之會入耳而早以傾心在嘉賓若為先聖而君子賴居後進矣凡人有一時之當於理奸賢者亦因而即取之若君子之於嘉賓非時時之當理乎在朝在廟觸處皆立其禮節故當聲華洋溢之中欵心而無煩競而在嘉賓方抑然目下而君子已悚然思齊矣或非君子過為謙冲也平昔諺言論世方將抗懷前古以為則做之端何幸望重今時者已無漸衰也若其芳跡奉為俎豆之師亦非君子虛為標榜也若恒流仕服詭方將敬肅唯公以為則做之地何卓名傳上國者真不愧賢豪也樹之風聲威於高山而有以樂其心矣為朝廷上聖賢臣之禮則我心誠我心誠端賴垂意以慰其朝聽而此則鳴鹿之呦如枚也夫厲聲示應則啟朕心天狀心定指嘉賓以次其禮法而此則野公之食依雖禮多或詠商之作贊或其鳴鳥之歌則慈譽親承諒不徒琴擇而觀叶詒聲是以調追軒后為御廟計宵不寐食之情本為堂廟受福之徵何幸溫移人衷於雁熙鳳摯之中慕名然也夫未草率平原為堂院得人之瑞何幸冷泠入耳更即掉漆椅柄之路互寫東懷鄉飲之博尚尚之文公堂或進介眉之則兒戲迷舊想不第撫雅琴而林惟鴻為啟理瑟而體有游夫惟聖天子本極懷之賜初停四海九州翼乎如鴻毛遇順浦平如巨魚乘大壑而鳴儀悅上聞之光即然衍副作貴之興又重特許雲和之樂於空振之材也哉

思冷鳥者之意固蓋以思寒鳥天鹿鳴食本猶是物性所欣也終之以瑟琴之聲非所以思寒鳥者故今使高賢在野而終無以通歎曲之諷斯亦情意之不寫矣乃微道謂於釋迦既已冷冷入耳則寫幽思於微羽自誰知此移人情良朋之契惟藉此雅奏之曲孟武却詩人之終誅鹿鳴者言不天鹿之性豪水溼既已食草與尼父早與高之為物也高為喟也弱乃有同其微同其弱者潤玉采而色若前人者夫亦可懷依水許以盡其志彼者根非不風一方秋水涼叶止之葦隨二月春風拂河濟之楊柳是各也足亦草高之韻也夫為咏之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芚顧物情之所歸以類從者不以類相忘豈堪當之常而以聲者不以聲相忘今日者寡在而我猶存有之者何幸如之備無以鳴其伏斯亦寒寂實其乃忍有聲自堂上作者徐而聽之彈琴協和或為儻而為韜盈耳同部亦含商而扣門夫其為五弦之琴也七弦之琴也五十弦之瑟也二十五弦之瑟也均不可知繼之琴是在韻莫不因景賞而此為耳情苟未申其脫繆而非物雖友以謂之則其情些不治疾瘡之言微足以染我躬之俗而琴之言微足以飛我志之垂離道吾猶在耳也亦若鳴鹿成行共有一降河飲池之趣則羣居則雅意非優於之空文已志尚未極其觸物而非撫正聲以前則其志然不如天精所以均屬抑揚即由之相得琴所以理性神明無與之俱融清渺其幽聞也亦若鹿鳴自適不外長林豐草之間則契合和樂也哉

物有鳴之無之者因食茶而較適焉夫晨鳴膳是而以食茶而服為心善奇之所求者無盡則吾之細立者亦自無窮焉不聊以嘯為物而相得者不以味往復流也引頸相接搖枝送飄得為歡者而何以好音未極至再三而稱歸賦野有零離鹿食之嘯不誠宜也情莫忘乎有所感則吟歌盡而不能廣之於野其何所疑也呦呦然首長鳴衝其芳者急以和其聲亦用是以鳴其天云此情又急乎有所忌則短歌鳴雖微亦用是以鳴其天云此情又急乎有所忌則短歌鳴而不取鹿之於野又何所忌乎呦呦然應風對響若其美者水以失其野答雖野亦可借以娛其志云興方體致和聞於野者亦聞於天則呦呦之節已損嫌其骨氣矣夫至於猶道者則鹿與野尚何相合之有但欲食相怡樂於人者亦聽於神則呦呦之節又肝膽之節披髮夫至於肝膽忠誠與野處我兩義之弗克我賓主之情對此不覺淵深矣

注定燕樂嘉賓之心句詠此題而稱潔華卓有冥津映月妙境

詩經託物以興思而器可並舉夫食本而風亦動呦物猶如此況於人乎惟以瑟琴可興者並最也故萬物之且有物類之新舊者食也得食而相得物之類以榮人情之所說者昔也得者而並無本之情可以獨至於再三彈奏之餘皆難測而情既不遷則載物而興懷者不勞往復流也引頸相接搖枝送飄而於斯二致意者呦呦之鹿食食本食而以喻鳥客而我之於事之小也而鹿之所食亦未已也請覽其食不至之名不一或謂其養或謂其渴或謂其食或謂其食於天地蘊草之莖似筍而苓之莖似竹而蘆之莖似葦而蘆之莖似葦而蘆之莖似葦而蘆之莖不同厥名者滿名又寓跡者雖出於澤和顧馬之性宜乎水而茶之性宜乎體類相似而其種各殊蓋毫毫白之間不得以萬而起其例然而鹿之於野仍可以呦呦而聯佩僕以成行音流四野遙鄰原兮共通羣城一方秀色可憐者者新芽方出餘甘猶幼伎伎者隱俗相招招今必亂生不異青蘿之附草與竹似尾冠滿蓋之奇得食而以類相從則呼而同聲相應豈等咏歌之黃鳥致慨流而不殊食者之白鳥與思慕者相狂者其聲可愛也姓姓者其意可思也嘆嘆者其聲可惡也物且有知人可不知我有憂愁何以相知有暴瑟在尚其故而之為言也也隱憲宣的恩止德者有取乎是之音令我之於羅瑟二十五絃較諸瑟而加弱而一彈並知疏越之遺不備鹿鳴之遠和也何必以為大約為雅詩較量於尺寸短長取之於之其言然也禁止淫邪欲正人者有取乎琴之詩今我之此病遂遠不確何恃於縱然以之正人未始非良友相謀之道也雖琴二尺六寸較諸瑟而稱之而同室偕鳴悠揚之逸音以之流野之間情也何必以為大琴為中琴論辨夫古今同異以之為有不擇設

我有舊酒以慰勞始賓之心

理士編

以然學。嘉賓之代

卷之三

全集

王氏

詩外所傳之樂則相而以心而已夫嘉者之心惟其得而傳之  
况耽有自謗猶不足以無樂具心乎此底鳴所以深相期也詩  
若曰予一人以萬幾之勞不得與怡悅暢適其款息宜但慮  
其儀文之藻潤而已哉抑以人情聚則合淡散離久則疑疑  
則損取之病矣矣非所議於今日之嘉賓也以我之復往無  
端而免邈邇行之于嘉賓示之以我愛之歸予亦以厚歸福是海  
教雖詳而終解神明之照我其故嘉賓何以教之杯掌輕弱而  
無根不飭之微我指之民亦賴之得益已忘多知猶是僥幸可  
謂而莫復中識之好處者其又如我何嘉賓以臨風木雨之殊  
動而異我邦子予心實觀定也然日敢忘持以杜撰不可無  
人而因以鑿礪壯河山特謂予之嘆我嘉賓而心澈底子今日  
者藉幾席燕閒之晚以杯酒洽於勤庶股肱心膂嘉賓其推置  
之而不徒誦獻之虛文也已嘉賓以凝休保泰之宗功而永安  
揚石予心固向慕已無日或替矣但以老成足以協仔贊而固  
勞更事於三已得無諱予之亂我嘉賓而心猶底者今日者布  
衣兄弟之推以樽罍交譽烟底既心嘉賓其坦白而不  
虛舛獻之唯殷也已雖其仍心王弘宜固有所融而始顧而予  
則何敢恃也聞之以禮動者其心肅以施水底之微既以接流  
予則省以物有親子以心平惟其永懶矣尤愚苟指白乃心宜  
有一息之或懈予則愈不敢怠也聞之以樂風者其心和以接  
正黃之未酌以大斗嘗諒予之心子迴客之志子裏其少憐無  
嘉賓樂之或流蓋更酌其不醉無歸也亦叩

於王事者代述其志思之不能已焉其君臣不能相也  
而親之恩無可言君子臣之道不容兩全殆莫如我使臣絕我  
私情猶知報怨人生在世久絕驕橫臣所以一念及於此之  
時有不違吾父母之人是用作為詩歌以追辰闕倘擊鼓將  
臣願為翩翩之歸草侍父母之鄉皆吾王加魯使臣之主意  
乎小臣敢諫勞乎

此是王者勞使之詩與北山詩什告勞者不同要使忠孝  
並全子臣無愧方得僕臣心事此撓悽惄中而忠君愛國  
之忱將流露於行間字裡故為獨絕

體使臣之勞知其行遠之心焉夫行遠道而傷悲情之常也然勤勞王事益可見矣其時之君能曲體其臣而為之赦曰人主居京師之勞而給治四遠旬宣之功寔惟使臣自賴然而叨天憲之榮集著茂猷於列國簡書自奉撫掌難能乃內顧之深情亦有所惻然而不能已矣今天朝之臣諱其爾位雖矢心篤集而身死於皇畿未嘗不稍安也若職任駕驅播身車馬牧督力於經營此亦天下之勞臣矣下國之使王在往返雖淹歷郵亭而途不過都邦未可謂遐涉也若自天子所偏諸侯國率征夫而膳及此則難計乎歲月矣故乘彼四牡而駢騁者無少息也折彼周道而逶迤者靡有窮也天登車輶嘗則居安之暮動於中經歷山川則悠遠之懷兼其意於是念室家之艱遙則草蟲微物皆足動游子之思暗征路之無通則淑景暗妍莫不動羣人之嘆雖然懷歸之心亦孔生矣王事責我定維艱矣凡四國之情形即其強弱而圖之則一方之告成不可律以時日也且勢變之緩豈宜能一顧而周之則往復之倥偬又不可辭以後先也何也王心眷顧當待於報命之日則克盡忠謀正在於式車之時是以遠游之子弟歸節可為歸誥而使臣不得歸也僑家之人言歸則即在鄉里而使臣又不獨爾也臨軒之命如昨則馬首不得依回朝廷之事彌縫則進退無由自主故行搔撫而靡邇心戚戚而搔良善不忍明詎徒內自傷也情不能廢公則黯然悲也是以駢騁四牡或美輪轂之稱而不知罵言行遠獨有賢勞之嘆後遇周道或有風雨之歇而不知奉命於役誠深慨焉之思王事靡監豈得已哉

使臣勤王事而述其不遑之情焉蓋使臣既行矣敢懷歸而自便哉故雖敗處之常而王事致令不遑也其情良已苦矣王者代言意曰為人臣而當出使之任所以上通下達為之斟酌其間顧且得自暇逸乎誠心既不能自轉身亦不能自主蓋迫於義則難奉於情道途之景象有莫可狀其倉皇也我今日敢憚行哉駕四牡以駢騁無停執矣御蹠蹠之路馬繁有徒急行盛時趣川原以無宵旦邁行關河邈而難越予獨何心也哉大易明言與行日親者已與家日疏其外甚淳熟乃其中甚苦而言念歸期吾未可卜矣大無家之別有生之所共悲行路之難壯夫為之興慨雖則無期能無懷歸乎哉獨是今日之難則王事也草茅之賤出身而蒙主恩涓埃矢報自無所負爭人而安能惜手足之勤卒手足本供主之用而兩念相衝求一息之從容而不可得蓋不勝其勞懷焉已且今日之王事則尚厭盤也東邊之庭臨軒而辱主命驚惶之林自無所弛奉力而安是吾父有子而無子吾亦安於無父而不孝孰甚焉欲勤王之忠雖欲將父而有不暇者人孰無父而吾獨棄父之養而弗恤無已父之念我者未必不深而人子獨能恝然於陟岵之思也事而卒不得幹父之盡誠不圖為臣之難至於此也又况夙夜忠雖欲將父而有不暇者人孰無父而吾獨棄父之養而弗恤

忠臣以義而捨恩此明王所以不能無言也夫明王以孝治天下者也忠臣而至於違誠之義雖欲為翻翩之自適而不可得矣王其能忘言哉此勞使臣而代為之言曰君孰大分也忠孝之道也忘君者不忠忘親者不孝吾今亦既制於義而不得歸矣又何以自全其情哉彼翻翩者肇集於包梧親上親而何其天之全而舉所限也而何吾人之不然乎生我者父母人子之所恒以為恬者也是雖日侍其養猶懼夫一念之不專或無以承父志而失其所以為子也今而來役於王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遠懷汲汲焉懼有以辱朝廷之明命而思所以效為襄之忠雖欲將父而有不暇者人孰無父而吾獨棄父之養而弗恤

寫情處一闋忠堂而辭致秀麗渾通居然六朝遺翰忠臣以義而捨恩此明王所以不能無言也夫明王以孝治天下者也忠臣而至於違誠之義雖欲為翻翩之自適而不可得矣王其能忘言哉此勞使臣而代為之言曰君孰大分也忠孝之道也忘君者不忠忘親者不孝吾今亦既制於義而不得歸矣又何以自全其情哉彼翻翩者肇集於包梧親上親而何其天之全而舉所限也而何吾人之不然乎生我者父母人子之所恒以為恬者也是雖日侍其養猶懼夫一念之不專或無以承父志而失其所以為子也今而來役於王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遠懷汲汲焉懼有以辱朝廷之明命而思所以效為襄之忠雖欲將父而有不暇者人孰無父而吾獨棄父之養而弗恤

翻翩者肇集於包梧時行時止何其性之得而無所於尼也事而卒不得幹父之盡誠不圖為臣之難至於此也又况夙夜忠雖欲將父而有不暇者人孰無父而吾獨棄父之養而弗恤無已父之念我者未必不深而人子獨能恝然於陟岵之思也耶翻翩者肇集於包梧時行時止何其性之得而無所於尼也事而卒不得幹父之盡誠不圖為臣之難至於此也又况夙夜忠雖欲將父而有不暇者人孰無父而吾獨棄父之養而弗恤無已父之念我者未必不深而人子獨能恝然於陟岵之思也耶

氣味極似昆湖長空月色皓然千里

觀物之得所集而使臣感其懷矣夫雖之翻翻亦云至適也見其展而復見其集是豈有遠近之思哉勞使臣曰文章未明者不可以過其圖羽翮未豐者不可以致毒害惟是驅策方躋躍邈遠遙之為快豈復顧端於風物乎顧家室顧懷勞人有感則小物之沈翔或緣其留連矣號跡林樾之發極目號鳴之類有雄翻翻其足動懷物有高舉之情故奮翼而不能已雖則決起尺寸之間舉而飄然為彷彿抗羽矜愛者或嗟其出矣而雄極近臨每睇天塗而憇務物有遠近之感故乘鷗而未嘗忘歸則生長落葉之內樂與風騷為羣波過征邇都或笑其卑矣而歎咏為妙每時故林而息焉故見其戲飛戲下矣且集於苞枮矣雖有羣鳥之術則矜幸作忠賊讎禽之往來是亦有志四方者所宜考其義也顧當羽毛未成其始大卵翼若不知羲何時矣則茲之從容自處遇作技而歎翻其能無戀戀之情乎雖有懿勤之美則去家勤職覽歲羽之無題是亦媿茲一人昔所患厥其情也顧當難弱未就其一於乳哺者又不知幾何時矣則茲之迴翔如意如墮實以卒極其能無依依之志乎案公邪此日謂奴役就道者將以禮刑儀之觀而穿縫雖飛增其聲者松而斷拂以為悲志畏乎入寢而時息以為懼則物有近拂動人以號號之歌夫文雄長鳴未嘗超越於訛遷而忠歸聞音怒馬惆悵而平淵外之棲禽也不違將父良可與思哉

鶴坡四詒 一章  
鶴學半  
張士綱  
一章

勢使臣若終道其至情焉夫有母不將四牡之歌是以作乎此以景使臣之勤也且王者之使人也能使人忘其身而其使人子也能使人忘其親夫親胡可忘有代之不忘者耳故四牡之卒章曰嗟哉臣之出也父憂而不遑將矣今之爲徵四駕而載驥駿駿亦何為哉將以策不休之轡而戶裏有乘基若亦何取此不孝之臣將以過故里之轍而罪及有間事母不忤取此患之子故雖非不懷歸也而徇私之念不勝其急公之念則鄉以人子之隱憂對吾君而已且厭赴之情是眷其反顧之悔則聊以哀聽之下遺慰吾心而已卽是用一歌四牡再歌四牡而謳此傷悲故處之憤今而復見世之仁人君子其以歸者為死而終不能以歸者為身也夫有驕之者也叩頭而請宜有徵焉是用一歌翻翻再歌翻翻而謳此將父將母之懷今而後見世之一介孤臣其以終養為驕而究不能以終養為遺也夫有易之者也仰陛而鳴豈有他焉然則今日者歌入而臣得以再走之餘少副倚間之望是君與親而無負也則臣之所消願而君與有欣然者歎入而臣仍以四方之命終遺隙說之私是失其所者多矣不遑將母亦一端也而忍不以告也哉復命述職之辭而復進以何恬何待之說亦將以補使事之未備而已矣為君之恩莫大乎下有隱臺而上人不能恤之夫上人無以恤之民有內顧而自傷焉耳不遑將母亦一端也而忍不以問也哉陳風貞俗之優而復繼以陟陟陟此之辭夫亦善以明使事之所至而已矣蓋人子之職莫重於養而養親之道又莫善於親故人子而勞王事於外不得親奉甘旨而退之雖有司之存恤靈精之供憇志猶榮也何也有親而人代舉之固不若有朝而自舉之之快也理也直為寡公寡而貴私養哉吾所為不寧自己者此也且人子而直其勤於外不得親實編味而荐之親雖有廟宇之足給昆弟之足憇志猶懼如何也吾親而吾自養之固愈於吾親而人養之也情也亦勢也直為薄於吾而隣於親故吾所為不容自默者此也然而事之未單則不敢以聞焉益加憂王務雖有內顧之念亦有所隱而難由事之告而歸隱吾王直有不相忘者哉

點點忠臣孝子之血淋漓楮上讀之不復知其為文矣

是以情告君使臣之志也夫不遑將母使者之情也然而亦欲君喻之其代作之歌也其相思為何如哉想其意曰人臣之出迎惟在一鄉某君上之事其來歸也始可一驚萬家人之憇顧家人之情不可忘而君上之事不可不與直當其行役時逐漢然不念及其家人也哉蓋必稱此不近情之事矣夫其實要為理之所存則明主著國亦可以理喻矣又何偏謂周且其事安為子也故雖非不懷歸也而徇私之念不勝其急公之念則鄉以人子之隱憂對吾君而已且厭赴之情是眷其反顧之悔則聊以哀聽之下遺慰吾心而已卽是用一歌四牡再歌四牡而謳此傷悲故處之憤今而復見世之仁人君子其以歸者為死而終不能以歸者為身也夫有驕之者也叩頭而請宜有徵焉是用一歌翻翻再歌翻翻而謳此將父將母之懷今而後見世之一介孤臣其以終養為驕而究不能以終養為遺也夫有易之者也仰陛而鳴豈有他焉然則今日者歌入而臣得以再走之餘少副倚間之望是君與親而無負也則臣之所消願而君與有欣然者歎入而臣仍以四方之命終遺隙說之私是失其所者多矣不遑將母亦一端也而忍不以告也哉復命述職之辭而復進以何恬何待之說亦將以補使事之未備而已矣為君之恩莫大乎下有隱臺而上人不能恤之夫上人無以恤之民有內顧而自傷焉耳不遑將母亦一端也而忍不以問也哉陳風貞俗之優而復繼以陟陟陟此之辭夫亦善以明使事之所至而已矣蓋人子之職莫重於養而養親之道又莫善於親故人子而勞王事於外不得親奉甘旨而退之雖有司之存恤靈精之供憇志猶榮也何也有親而人代舉之固不若有朝而自舉之之快也理也直為寡公寡而貴私養哉吾所為不寧自己者此也且人子而直其勤於外不得親實編味而荐之親雖有廟宇之足給昆弟之足憇志猶懼如何也吾親而吾自養之固愈於吾親而人養之也情也亦勢也直為薄於吾而隣於親故吾所為不容自默者此也然而事之未單則不敢以聞焉益加憂王務雖有內顧之念亦有所隱而難由事之告而歸隱吾王直有不相忘者哉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胡公

號號伍夫母懷服及

王登朝

與後皇華不辱君命矣夫君之道使臣而復樂道之宜其光遠而有雅思故以耽耽之恆夫而不流耶今夫駕乘輶輶旌旄山谷鴻鵠望黃龍禮世乃因澤厚加御抑將以宣皇仁布和德頌揚盛美侈誇神聽哉則見焜熒陸離不欣欣也廣平垣下道滿蕪心燭燭閃也旅塵塵也徘徊躊躇心淵惄也聲猶聞夫蘇鸞清重念夫征馬天子所人討便臣咎何勤勤也讀皇華之詩而多感矣或曰皇皇猶煙煙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流布光華於天下蓋忠臣奉便能光君命無違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爾是華為華不以華非為國家之光華可知矣高平曰厥人所登爾雅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古者野處出行田原為天子勢農之後臣非物之官胡為而至於原也下濕曰濕坂下隰惠澤又聲惠澤意也同階或作隰詩祖隰祖吟便臣非主治亞方胡為而至於隰則有君命在故想君送臣之而推教而言曰斯可為上帝之功臣也已華之成也本於地后土之栽培每不能以自達也積華以進之苟任地之上者有一不沾其栽培則告也是以託質於平陵含芳於下澤皇呈然無之而弗被斯華資薩使而以教養皇者不已于彼原乎不己于彼隰乎大華之生也本於天上帝之化育每不能以自勸惟藉華以宣之苟在天下之下者有一不被其化育則天澤所不遇無非華之所引也是以託質於平陵含芳於下澤皇呈然無之而弗被斯華待若神明而可宣彌廣其哀危采實係而命駕是以徒御問關者盡王事獨賢之忠誠謹度之就耽者在于目也而征夫之所懷不可想見乎興勤勞之術予敢曰上德之是施惟賴二三大夫竭誠盡節以免副予懷耳顧則柔殊教或一方偏而四國皆可為上帝之功臣也已華之成也本於地后土之栽培每不能以自達也積華以進之苟任地之上者有一不沾其栽培則其弟還矣采風貴俗之為予敢曰下情之已悉惟恃二三大夫有難及之而前當安其直或一日安而百年有難及之勢征夫其舉力盡能以無曠厥職耳顧吉凶殊慮或如親易而難及者在已且原隰本異地華乃合異地底廟則其照耀輝煌無亦能施能宜於懷中及則君之靈不及則臣之罪早夜以圖冰淵時見其弟還矣采風貴俗之為予敢曰下情之已悉惟恃二三大夫畢力盡能以無曠厥職耳顧吉凶殊慮或如親易而難及者在灾禍治亂異情或政教通而難及者任時勢征夫其能速於懷中及則國之福不及則臣之咎殷憂以赴虛衷懶甚多訣矣雖疏附奔走之客改名於學問而有餘然能及者其不虧及者其虧也體贊懷之恩思為抱軒之忠悃則呻吟彌載其憂勤夫公卿祖道賢友陳詩方謂園門有壯麗之色而抑知屢懷若此哉即絲綸喉舌之缺不贊於在廷者素若然無不及者其功而深憤若此哉予所溫度於爾者如此庶益懋乃忠無替朕命亦從宣上達下虛細抽題繙耳偏寫得醜苦和平與會

君臣如是皇華之詩所由詠也

前段訓釋典雅似漢唐文疏中段詞語古與似周秦銘識入後會奉獻說申毛鄭鄭場中得此信曉代述才也

高舉

母懷靡及

萬為悟

馬雅駒

張鳴岐

載地載駕周爰咨諭

雷珍

我馬雄駒 四章  
皆不可不圖王者詳其事焉夫激懲後嗣所以啓也我馬駒駒  
張鳴駿

張鳴駿

卷之三

臣有庶及之演代言者得其情矣夫人必常若不及而後可以求其及也謹使臣者代言之抑何其辭婉而義嚴哉若曰人臣奉君命而出雖明知其任之重猶將竭力趨及之敢曰吾材實不及而徒以憂患事乃職哉雖然無不及者赴職之義如不及者敬事之心也未及而必求其及者義不可以不勉願可及而仍若不及者心又不可以不虛願今者嘗原陛下之羣臣駢駢而就道當此時也宜不肅將君命哉兢兢奉以周旋庶幾無陽越也百念之權無一懈焉而後即安然而我猶懼焉豈不至眾民隱誠勤勤念我久老庶幾可安集郡百為之營無一失焉而後即安然而我猶慮焉豈征夫有懷焉無不欲其及也而征夫或有不及焉無時不用其懷也入臣他事可待補遺而奉使之孰不可待其補也所以宣上德者一不謫而民怒已過於草莽矣天子近臣之風未為四國所遺故有笑言風指之謂已不反覺而天下已傳為口實者此中之所不及者不少耶我征夫夙夜凜之矣人臣他事何待詳審而奉使之與不及徐為審也一言及而能奉上而進下則人以為良使臣一事出而不能奉上以達<sub>T</sub>則人以為舉君命與東傳而逕行頃刻有賢否之別故有百全無弊之權一念偶舛而天下已積為謠訕者此後此意固無往可釋耳且人職之所專司者竭力以趨則亦事注者備焉而觸則亦偶然而志之若茲之服膺弟失者何其如懷抱間物心喪况瘁於簡素與修述而俱永蓋自都門徂道之後此意固無往可釋耳且人職之所專司者竭力以趨則亦事畢而遂已若茲庸庸弗安者何其如不克勝任也對景物之茫恍百端而交集即至還報報命之後此念尚使我心悖耳而

我馬雖弱  
四章  
張鳴駿  
告不可不周。王者詳其事焉。夫誠謀度詢所以告者。我馬馳驅。所以周也。使臣之義於茲盡矣。且夏時之王者。其心無刻不周。天下也。然能以心周天下。不能以身周天下。故以周之之責。寄之使臣。於是數天之下。莫不有使臣之車轍。馬跡矣。莫不賭使臣下。問之顏博求之事矣。且歎曰。我雇及之懷也。而何以及之。其誰咎乎。苟之王命也。當日臨軒而受策。則已來。咎也。我職也。今日周道以圖居。則有周者。而或有咎焉。有弟吉焉。仍弟周矣。而或弟周其地焉。弗周其義焉。猶之弗吉矣。我馬馳也。譬如驥也。不可以周乎。則駢也。以謀我馬。有駢焉。亦沃若焉。不可以周乎。則駢也。知也。而或弟周其地焉。弗周其義焉。猶之弗吉矣。我馬馳也。譬如驥也。不可以周乎。則駢也。以謀我馬。有駢焉。亦沃若焉。不可以周乎。則駢也。予。則馳驅以謀我馬。有駢焉。亦沃若焉。不可以周乎。則駢也。知也。而或弟周其地焉。弗周其義焉。猶之弗吉矣。我馬馳也。譬如驥也。不可以周乎。則駢也。以謀我馬。有駢焉。亦沃若焉。不可以周乎。則駢也。夫用獨。不若用衆。故諭者。費攻言。不若攻計。故謀者。費從境。不若從心。故度者。費得形。不若得情。故諭者。責任舉。具一皆我所為。苟之偶遺。具一非我所為。周也。而懷能不迫乎。脫我之懷。一踰越焉。馬瘞人意。亦解悠哉。深山谷空之中。且有狹葉。而不得陳。陳者。妄報命有期。問心多惑。將若何而懷能不永乎。脫我之懷。一踰越而懷。還手弛。不閑馳驅。踰越而行之上。恐有隙言。而不得盡。者矣。澤民有力報主。無由。又若何。我臣周也。從此始矣。無地不華。敢借規於原。濶能周有馬。敢愛愧於馳驅。今而後庶幾其及之哉。

載馳載駕周爰咨訊  
王者誠使臣以博訪而可以盡職矣蓋事未有不從博訪得者况使臣之職而可以獨自行乎皇華誠使臣之行也且人君不能周知天下則託於使臣使臣不能周知一次則託之於諺資訪則以眾人之衆詭捕其不足此人臣有廣聰明之道也何則方便臣巡行天下其政事我得而按之其風俗我得而考之其端我得以顯之其枉枉我得以伸之事既直則人不敢先言弊政則已不能盡察於是載馳載駕而訪駟當其入都邑持按輒否而行躬故就此馳駕之由正可就小民之意以相容當其接史治特固能否而見富故就此馳駕以行正可因鄉野之內以相裕國家利病取之氓間之議乃嘗容有一人不知而眾人之中必有挽脫今日之失而指示以陳者咨諺何可不周也聞間疾苦出於下民之口乃真容有一問未詳而咨於眾人必有疾患今日之政而據實以告者咨諺何可不廣也人雖至愚當夫憂患切己皆能各藏一見以識而特不敢發吾一一咨於人則得眾人之陳說即為我錄與請革之彌彰人雖至微當夫屈抑不平必能各吐一意以悉而持不敢嗚吾一一咨於眾則得眾人之抑鬱即為我識彰議庠之公情故有咨於此播遠於彼吾愚知彼有隱情尤急於此而適當吾之所遺與有咨其一不盡其二吾愚知吏所隱情方吐其端而適為吾所不問與吁如是而靡及之思可豫臨軒之道可付矣

景林集

周易

明文  
卷之三

卷之三

謀則有獲使臣之再計也夫事出於謀者莫不舉矣以無員  
弛輶之功不共其勤與且西有大賈胡之臣往而論之足四方固  
之間利弊多端非博詳以出之則缺不上聞而教化亦無緣以  
達于下矣其如吾之馳輶而往豈為不勞哉雖甚言未可以已止  
天下之大惟有權畧者為能通如意其成吾居賢風上者其政眼  
大呼流也而欲一二以盡之則必空於廣天下之大亦在深決  
者為能懷備其曉吾明者誰能察其微也是足許也而必公議  
以圖之則且敗於泄尚其用委舌謀焉可矣機雖貽密而備不  
廢夫愚所以廢其志也復必在微而亦不廢夫智所以宣其曉  
此凡吾之所以通於諸侯止治事以物此皆國之所重而禡福兵凶  
之數尤不可以不慎謀之敢微遠衷夫處當世合時務若此者  
亦亡幾人而趙在草率不與至其推之過也然數之間厭勤而  
遁其算計則迷者不勝而吾可以歸禪矣凡吾之使於那國也  
辨異以言此皆民之所急而禮俗刑禁之務尤不可以不深謀  
也敢擇丁寧大挾奇意托此情若此者亦各有名而散在郊牧  
不登異論誰之責此雖織之下縱容而聽其懷畫則大者不遺  
而善可以反命矣首謀所自而難以吾意格厄世有賢能之輩  
慷慨而闖大難無不定矣而一方之利害或失焉廣遠耳目不  
忘政職然後義襄之故熙熙可指掌事無跡而歛其心豈非干  
野之私哉謀所有焉未嘗以吾見廢也世有道諺之謂瑞誠而  
某上瑞無不嘗矣而一時之安危未及焉據此計數與之亂應  
然後然否之層斷然可舉殊俗無深而肆其志豈非出門之助  
忘政職然後義襄之故熙熙可指掌事無跡而歛其心豈非干  
野之私哉謀所有焉未嘗以吾見廢也世有道諺之謂瑞誠而  
事焉而未暇息也

即馳驅之所及更進而度之於己馬夫馳驅亦使臣之當耳而  
周是苟度不又況飯與你而有違義今夫大臣治內正容坐諸  
而有餘使臣治外虛表富貴而不足非不足以可讓也蓋勢數  
有所難施財情自有所難通苟非舉向之審訪善道而究圖馬  
事易副其策命之重哉然則馬雖善而廢沃若此日之正夫果  
何為乎聽斯達能無其之寄札存焉使於廟此之下問而不深  
之以權是則上德未布矣能偏懷惠於遐邦令過征草野之  
企望係焉使於前此之詳誠而不精之以斷衡則下志難通要  
能遠情形於我后是故載馳或驅指是也而周爰苟度又有進  
焉採訪既服似無煩於過計矣然後特與論之隙則厥裏殊難  
進信也唯即馳驅之所及反復而揆度焉且欲揆度之所周馬  
乃以名利之何以興弊之何以去歸而入告於廷豈猶慮詳獻  
之無具也此商確既詳似無庸於罕求然徒持嚴議之諭則  
此心猶難盡定也惟即駕驅之所居彈懷而究度焉且欲名度  
之必用焉乃以知質之何以篤好之何以速反而報命於若夏  
尚慮措施之未當也抑則甚矣得之於人不可不載之於己也  
蓋憑耳於人猶疑似而無憑而竭心思於己始精微之專謹  
所貴本宥密以籌之斯因革損益乃備悉於謀寧之中則其兵  
資之於衆不可不決之於獨也蓋藉聞見於於猶矜詎而未一  
或輕舉踰為行人所旁詳則事之無容或寡然而猶未盡也

周易亞度  
黃錦華  
善之或其法也使臣之長於用弱也夫不度而謀莫有決平進  
惟於周咨固非謬蒙於度矣聞之弗慮胡猶尚矣乃亦有晦而  
敗乃公者當失謀之日而圖所以敗之曰吾已得乎人情之所  
久而終有不利之時自是方悔其謀之晳之不善乎道也抑知  
夫向之謀之者之不度以至此乎夫民之所記陳善民不能決  
也使臣則有其權矣是所望於能決也若作空卜度本始無責  
進旁參若占筮從逆不揆無取稽疑矣於是而誰懼哉若音武  
馬所至咨焉且用焉因之度焉猶昔之不得已而求善而以所  
已適處所未然無樂乎其畏我也而林采書善則以靜定之極  
聽言百里皆而而興塞出示唯然可施者為之莫非雖然者弗  
為此法與為勑紀與為修夫亦允折厥喪取民之不得已而  
永泰而以所未定度所已定無與為強彼也而博史記聞能以  
根極之解成言不由吾而與事達功必至富者非之非至富  
者不以布也樹與惟滅之惡格盡夫亦見觀厥成矣天下之最  
可危者莫大乎得其大端而止之耳夫世固有科學較然而今  
不可等之者上不可通之下者則度吾時度爭奪又度吾力之  
能御夫而復善修而經思深以美如則消問下視之至心也天  
下之不可久者又以其苟且圖成而止耳不知世固有朝野兩  
儀而算利時忽失所利去尋時仍不中其弊者則度任高度在  
民更度在後人之不烏始知慮始易為力究竟難為功也則陽  
觀求與之定理此取喪在措置之衷操衡在量處之衝靡及之  
觀矣不釋手。

終水苦澗。使往之常。其陳矣。蓋猶是馳驅而使臣之憤無已也。又咨詢馬健。布其羅遠懶。平故皇華。詠之若曰。我周怙實之主。光耀四方。衡且詢於人寰。古於二載。延訪之勤。至今猶為風事矣。況使命在途。誰以風塵之遠。而忘朕益之恩耶。哉焉則辭。猶失六禮。則既訛矣。我自臨新策。遣以九。何日不擅。考以思慮。稽慎其戚儀。而道之以訓誨。雅易有備。而無失夫家義。亦足以矜罕而報令孚。然而終不敢信。此天下唯虛者能成。苟其不虛。雖有遺當。而失之緩。而其何能出所有以賄乎。聞一言之善。而或予以相告。我不詢其何茂也。子情聽謬。當不僅歸咎之。投矣。天下唯勤者能致。司其不勤。雖彼甚肯告。而傳於再三。其何以無負於一人。予聞片語之規。必傾心以承照。我能詢誰。十容此。清言暨聲。當不啻傾蓋之歡。氣脈為物之所畏。而諮詢務精。出共和裏。我衝命馳驅而六廢之邇調。其亦不敢以亢矣。且廟堂之上。尚以欵洽。問行矧其在僚友也。毋疑于榮旋。而虚于詒。此名高為世之所警。而若詢不遺於疏懶。我孰至馳驅而六廢之不離矣。亦不敢或遺矣。後御之流。或以誦音質人告。其何誠若熟。皆度之無或非。而俊命不辱。尤詩可謂善言。使臣之憤

卷之三

四百一

卷之三

常林之集

兄尚

一  
古

10

裁冰穿林其取與之義可知。夫柳有葉，郢則水之華，有葉不  
則繁之此所以有輕輝之藻也。詩之托興尤深，故且藉之花草。  
木以起興，物各有所取義焉。咏柳木以達下也。咏柳叶以取特  
生也。咏冰以取純是也。咏萬難以取附托也。咏常柳以取附屬  
也。為其一樹二蕩而兩相麗，有非他事所得擬者。故其辭曰：常  
柳之華，郢不輕舞。寫歌詩之咏柳者三。其一見於召南曰：唐棣。  
其一見於春秋曰：芑。杞也。棣即唐棣也。以其實生故曰芑。迺  
作室赤道作常。唐棠同聲棠常同韻。故說者亦以常棣為棠棣。  
不知常棣移也。一名郁李。豳風所謂含露及貞柳皆於屬山棠。  
棣則華多白色。故曰白棣。間有赤者，則謂之赤棣。華發甚盛，而  
子熟於春時，俗呼丸李。非郁李也。采薇之四章曰：彼留離。惟棣  
常之華。蓋指此。當即古棠字。故亦有咏棠棠之篇。且夫華之  
為言敷也。謂物之敷榮也。華之為言華也。諸色之華美也。其宗  
族則華多白色。故曰白棣。則華發甚盛，而子熟於春時，俗呼丸  
李。非郁李也。采薇之四章曰：彼留離。惟棣常之形。夫華郢也。帝不也有  
華必有郢而常棣則一華二郢。馬有郢必有华而常棣則二郢。  
一不馬。蓋天寶賦以並蒂同心之稱。而獨見其貌愛之無已也。  
舞雩之樂，實由於此。或者曰：郢當作莘。於古為莘字。於今為郢。  
字不當作郢。或作榮字。或作附字。不然者，義相類可。不具論。  
雅誦之文，宜從舞雩以章為榮。以告為郢。我取字草木不下。與也。  
難以爲榮。以東為義。蓋古者造橋之橫。今記作舞。義不敢承。  
草木下垂也。抑豈以郢為草足。不為郢足。草郢之足。某案，近海  
有合於舞之義。斯何詩人之工於托興也。顧其不曰草而曰郢者。  
何也？古體也。如扶桑之扶古作拂。操梅之梅古作某是也。其  
不曰科而曰不种何也？省文也。如板櫟之板省作板。櫟冬之櫟  
省作率。此且棣之文本從韻。陳者附著之音。舞之音近。少點訓。  
予目之曰：「此以合良也。」

變生兄弟過變則仍不失為兄弟也夫外何以有移以兄弟之  
閨牆故而移不可不擇審之者仍恃此兄弟耳且弟弗恭兄  
兄不友於弟兄弟固不無嫌隙矣而正未嘗不協力以至過競  
獎一帝選也反常者急起底閨之覺處世多變端也而競者過  
得天性之私獨生肘腋而誼協腹心正不得以相處之急遂謂  
無相殺之情此等令在后兄弟急難兄弟既知教誨則是內侵  
不作外侵骨平其安有外務之求哉或好無尤之輩假足化有  
族之私焰而其慶報熙熙間有機逆之妄人好為干犯非且以  
本根之克底退而生怠此而矜持有如箇邊飲酒之風德以羸  
兩大之群和而覆數仁機即或有梗頑之遺並競肆過激亦且  
以臭味之無願望而卻步此而務何慮此此無他以兄弟之孔  
懷故設也兄弟閨牆情小坎本之言兄弟也苟失德至閨牆則  
紛爭日甚失狀於盈壯於頹稚告以履危噬人之危而雄心欲  
試也乘墉弗克好鬪者宜失戰勝何家道多病危至鬪端之難  
服髮延流毒蟲蠭野投間而來而誰其禦工斯干之言兄弟也  
戒相憊至閨牆則諸競金盞矣歸以才閑以智雅告以承手順  
歸之國而戾氣難消也短不踰循禮者當嚴復歸何害閨角  
牋不免底氣之相隨物質轟空首小已奉之而入而誰其禦之  
然而閨牆之兄弟非真外人可以勝之也蓋無外務則已有則  
體之者仍此閨牆之兄弟耳曾教聊盈升盈則宋昌嘉是希是  
本既撫矣還能備望不虞哉乃相取相攻敵以血氣方剛致  
敗膚瘡之瘦骨而凶滿告歸俯然挺身而出羣起以情不測之  
危爭室者麾之退全而明難相先無不休戚與同以制鬪服之  
氣也不仍好望旗斬敵會也尚稱汝孫文備止施苦而見然偷  
己蔽矣安望揮眾怨氛甚乃用壯用潤致以家庭多故幾同門

詳能熟之津樂諱也此至孟傷寒至而飲酒所以行歌者兄弟也和樂且襦非樂與共者未且自伐木之時而所謂達道有歸兄弟無違為本合同姓異姓而共享之則乃若宴私誠及於同宗直庶庶戚咸有序而有儀式好禮設於同席醉酣交愚強斷怪而既怡親正盟之儀誠更欵洽其然也益安樂時之相然屬也固已有如是者為謂兄弟不如友毛亦如平時有屬於兄弟子請與言猶遠立而扶兄弟之事且夫儀之為言遠也遙者所以盛美謀之品也以竹為之且所以盡五禮之器也以木為之其聲各々四升達宜既樂宜其潔物取器也大之以祀神其次之以禮賓客若夫家人之間酌酒言歡或乞可憐撫摩可也曷為而備遠且曰特以飲酒也特以一狀禮也取若何私也臣子有事則旅人皆侍私者祭也已而與旅人外許所謂諸父兄弟備焉私是也飲而不配是謂不繼王公之有飲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德昭物謀非常議大而其地不在公廟而在路門之內則遵立所饋而不在于庭而仕堂無則執與無不同序曰王公正飲則有房於饋廡或飲則有敬私是故為之不同也燕禮皆脫履乃升堂飲立則不脫履而升堂能者飲不能者已故禮云室上無踰越則有之也然亦作醉名醻為本字飲亦假借字也然便據俎備列設於膳陳而仲尼不及膳疏伯叔不惟慕敬雖有進止誰與此雖有酒醴誰與同飲苟性情之未愜示品物之徒雖以此云和和亦僅矣以此云博樂示布帛而故予足之與弗金觀之尚治也蓋可得我故為飲麻席者其必宗入舉至少食咸集而咸兄弟莫述其遇夫而後一門者九族皆時五内作而滿庭怡悅授几肆筵匕箸之間天機暢也而猶乳聲歎之古人祀養也融融焉潤潤焉所謂和樂且孺者非耶夫孺之為訓義通於屬謂以昭穆相次序骨肉相聯屬而真誠可感亦如孺子之慕父母也詩誠善言情矣吾故曰飲然之字寧虛穎共者也

嘗嘗立以無宗祀而飲酒者，蓋行焉太極必有違立，則人言非之。宗伯以飲酒之禮，繼宋族兄弟，誠謂解之以姓而弗別，置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焉，固道然也。乃若親枝雖同，供匪益之盛，而怡弟兄之禮，豈以私之儀而不諦其制乎？大雅行，第一篇不設坎八，有捨尊廟，茲何事於掌祿之六年？祇此及之，宜稱曰三之之誼。一本為親，酒肉之敬，一舉為降，與之同恩，雖不與之共安，尚非所以辱骨肉肺宗支也。雖無旨酒式，馬騰車立，有時謂為備嘗之賓，諸周歸達人掌四禮之節，歸人掌五禮之節，而惟木立謂之三竹，立謂之清廟食錢食而外加如蓬蕘也。而且至如各有當也。既其用雖不必加詳，然其取於室寢之內者，則制無可捐矣。傳者亦又爲之，或與周禮相合，是凡言清者，几上於下曰禮，禮者曰儀，如儀勢僅臨聽，是同儀賓亦如之，或易賓為儀，取賓禮相待之焉。此之邊立，猶儻進與宗族不與先，而與義相稱，其分乃定。固取備禮相待之，蓋以坐而吸飴，則不脫席而升堂，本作飴，後食其飴，又作啜也。西區區解答曰：「跃而上坐者，謂之莫能者，飲不能者已。」誦之，雖然有二義。王公立飴，則有居正，提履而登，則有服加。括曰：「王公之有飴，橫時以講事成，直道大禮，又曰：飴以顯物，或以合好。」此立飴之飴，與無異禮者也。問誰云飴私也？私即楚子所云備言私謂然，而盡其私恩者耳。左傳：「飴渴解為燕禮。」此飴私之飴與飴異名同實者也。或以圓非常，此大疑也。有飴，則以飴禮而立，飴義不相涉，無論非常之疑，不可以謀及婦人。且爾時喪亂新平，尚有何疑之可議哉？大抵古之王者，沒後豆以睦一族，因祭事而飲宗人，然而不稱，是謂不報辭而不出足，謂不敬。漢高之詩所謂「奉母無飲飴」，不辭無歸是也。故立飴王於卜其後，曰：「公與族庶，則以壘。凡庶兄弟，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孰不昭穆相應焉？次第尚

墨子好合  
西伯  
欲常使妻子之樂者誰曰兄弟之侶也夫人憂患者好分離謂其如然勞愁也如譏余其兄不馬初離不且益遇見且難堪和嗚情深無極樂而故念切更暫離手足之離和無此性情之契合半離離而不聞而離故常流落於天倫之叙而離其失而唐虞尚忘而離其在而之而非然就離而或失妻所之而恐其帝雖承無能耕之聲也兄弟既莫和樂且禮何今之人不眷眷於兄弟而滿怨懣於妻子所謂易衰之文吉子好述漢集之舊丈夫亦當處處內外聞之而家也可聽不聞父誦之聲福也能免用有余德之趣即使遇我終捐亦不過如是之快足也采繁采蕡傳內勤宵室首提無愧克勤處處門場集之安而養以成身由居而為養之故陰同如鵠淡隨而焉至之吹即使鵠以被絰亦不過如是之堵暢昭呈好合也蓋如姑慈母慈不必鳴同悲號嘗微雲以薄言鼓之而送翟婦人自有妻子指如之義猶履弋網徵其罷婦而辟弓矢致其翻反吾忍其相好使之憤不能復得於禮房也則集家之歡宜戒成也既已備取金也陳其玉柱載言鼓之而消音便我熙熙妻子耽樂之元繁鳳雖主其聲而秋杜空慨夫吹噭吾乃其拔合之類不能久享於閨闥也則行革之請宜焉矣何也必致既得於兄弟而妻子之好歸宿哉和樂且是也且夫相容之畧久已積而難近矣不念固又於天觀冥冥之相與孔多譬守竹於壁故毫草一體之精木可憇以相冒而烏陳則克輝冰魄管齊出秦治之功張仲則花光萬物然喜至詩之之境死禽者不適是中令先生伯叔威清令節何所稱稱得夫安和斯何如和氣致祥乎世有不勝參商無隔氣象之初也細念吾凡几為妻子者生安敢百全之美無無缺陰雨谷風法反於交舊之私庶於懷南堂也斯何如樂葉滋洋游也得融濟於同時而竟致國閭雅睦者而且是既念貴則信乎今之人莫如兄弟也

宜興志稿

卷之三

陳子龍

卷之三

四

李始

卷之三

卷之三

四

李始

詩人謂得天賦之重故人之思而得之也夫兄弟之間天賦也  
苟人誠思之而信其相愛之重則有不忍處於薄者此洞  
詩人垂訓之深意綱此庶兄弟之舉歟也蓋自兄弟之重天人  
能知之而其所以重夫人未必能知之夫苟不知其所以重則  
亦何怪乎人之薄也哉吾當即人之最處時觀之而知兄弟之  
不可無矣何則室家之宜自夫人視之若無與於兄弟也然必  
其既與而後和樂之爲生焉則室家之宜非能自無宜也固兄  
弟宜之也妻孥之樂自夫人觀之若無與於兄弟也然必具既  
翕而後和樂之渙生焉則妻孥之樂非能自無也固兄弟順  
之也是近也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能言之者也有不能深信  
其然者則亦弗思而已矣試以是而究焉試以是而圖焉益其  
心以觀其類之所定而況猶之思不復爲之惑易其氣以玩其  
理之所歸而豐安之氣不復爲之累則室家之宜惟子兄弟宜  
之而非他人之所能與也發於天顯之觀而物莫能間可與其  
危者惟兄弟可與共安者亦惟兄弟矣所以同其休而成其文  
者衆徒在通立之間半其學之槩信乎兄弟樂之而非他人之  
所能及也原於天性之甚而物不能掩倚之同戚者惟兄弟傳  
之同休者亦惟兄弟矣所以廣其愛而厚其父壽者惟兄弟傳  
合之深矣

空明一片不染瓶瓦

其與呼噏之鳥而惟其有屬乎之志。蓋大嘯噏之鳥而出谷道  
禽必其所期之在是耳。此伐木所為也。若曰：天下之物果有  
寂然無營而不知擇所自處者，亦何以自安於情生之類耶？是  
以不飛不噏而存偶影之境，保幽棲之志者，不獨賢人所不  
抑亦物情所止歟！如我徘徊山間之間，俯仰禽羽之屬，而更有  
感矣。則見夫耕子斤以入林，引耕繩之載，猶將何往而割木  
者也。木生於山而人伐之，所期在其中，而既拔根而發鬚，又彌  
林而互谷，此何聲響？則丁丁然，如伐木於城，而此聞之，相應之  
自非耳。若夫鳥之為物，至微矣。汲聞何所望也？而河鳴之噏噏  
也，其無所為而然耶？爲長寒廟之幽，展令幽閒之境，而引吭託  
心，相應以不，我安知波之所沉吟？其有所不能忘情耶？陽春  
舒而時弄其羽，風雨急而不輒其音。且流聲投響，可謂難得哉。  
安知彼之所顧慕也？夫聞其好音而賞其有異音，更觀其飛集  
而重為之流連焉。其始任深阻之內，亦一技之秋，其有託也已  
而不安於卑下，遂有乘逐之思矣。當獨居深井之間，既不能齊  
聲以久居此也，已而得讓乎高朋，遂有高義之士，立大灌木荒  
蕪，必無垂天之形。珍禽名鳥，必擇高樹以棲。此固不期而至者  
也。且夫欲喚自足，則亦草澤之安耶？苟惡存于遠大，而志在于  
於近，則窮孤之謂也。狀伏於荒磯，則集之所也。苟非孤且  
子，而託於草風，即有嚶嚶之鳴，誰懷之草間？抑令人自處耳，  
惟無所同属，而憩六翮之翻翔，何異鳴鶴在羣鶴而欲擇鳳凰  
之德跡也？則何不詳於伐木也。